



翻刻

左繡

首卷

第六三九号
一四一函

□ 12
3186
1



嘉永甲寅春二月翻刻

貫名苞校訂增加

左繡

須靜堂課本

昭和九年十一月二日購求

翻刻左繡叙



左傳非邱明所作也唐宗已



來論之鍾惺於文定標之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朱軾於此書論之苞謂夫子修魯史春秋以為千萬世史家法也

左繡

叙

四

SI CI
0216
1

門口 12
號 3186
卷 1

後之為史者。固將承法於斯。奉以周旋也。然春秋之為書。俟後賢傳說。疏解尚且左支右吾。不易明晰如是。則後人何從措手。古之所稱以為良史者。不以不懼不諂不失事。

後

史

實耶。如果如法傳所說義例。拘牽典要。詭秘俾人不易解。乎。則至乃史官無其人。而職或闕乎。夫子以王法寓魯史。其文則史。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義炳焉。以魯史為難。

左肅

叙

月二

解者。諸傳家祇以攬之。爾夫
子如憲。後世之茫然。而親授
之乎。惡舍。游夏之徒。附之別
人之有。如栗授之。邱明乎。則
以羊穀梁。豈敢於吾師之師
所親授。立異議之有。夫子之

不授邱明也。昭焉。深以左氏
為邱明者。自漢時司馬遷。劉
歆。班固。以至晉杜預。因癖作
解。承深後。能竭力闡思。其解
之精。詳明辨。眾家所不及。乃
後之學者。亦并其深而奉之。

左
烏尔。左氏既不可解經。曰并
二傳而不用。獨取胡傳。而胡
氏亦不得舍三傳而別成傳。
則是并四傳。鈞雖是。深各自
以為經傳矣。其不可以解經
也。審矣。而今此專斥左氏者

其他不待言也。抑以左氏為
邱明。為夫子親授。則孰不尸
而祝之。今明知三傳非夫子
親授。猶且各宗而戴之。至寧
乖經不乖傳。信傳不信經。陷
誣聖人。罪而不覺。是誠何心

哉。是誠何心哉。今如崇左氏
之文章。其義則繡固竭於斯
矣。嘉永七年甲寅之歲仲春
之月阿波貫名芭題於平安
城東錦織村廬



例言

一翻刻左繡雜插彙輯如此者何也。本係苞家塾課本。年來與生徒誦肄之間。隨得隨錄。初無詮次。積久增多。殆無餘白。乃與繡本意不相副者亦有之。然書肆得本。湯貪其多。將併刻之。既而知之。索予一校。今日準繡整頓行間字數。則填溢不能容。不得已割愛亦有之。語本不必錄。而曰填充白贅者亦有之。

一新加者。下必記出處。鄭康成惠。此是惠棟補注所引鄭玄也。他倣此。下無出處者屬鄙見。如繡中典故偶為初學拈出者。低一字無餘地則已。

一馮氏大率湊合諸家評及細閱則針縫隨見輒各歸其舊曰其字句以上某氏評某字句以下某氏評非欲以盡復舊貫又非敢訐之也庶見馮氏亦猶用古賢集注意矣
一繡意專論文不敢論及經崇經也今於經本文不敢施句讀圈發者亦循其意

一所采於朱批本者取多其偶論及諸傳異同經傳當否者有之雖非繡之本意人各有所取仍廁錄之不能犁然亦有之但於繡則不敢搖動一字

一左氏非夫子所稱邱明也唐啖助始立說而文宗恠而不用斥而為穿鑿家弟子趙匡亦卒不得暢其說韓子贈盧仝有

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窮終始及宋程朱固有定說歐陽修鄭樵呂大圭以至郝敬顧炎武諸人其意大同小異耳

一以左氏為邱明以為夫子所稱者漢馬遷以後相續及輓近如林雲銘金聖歎諸同人馮天閑諸人皆以具一隻眼洞見千古自詡多所著而恬然不疑是乃千古之疑案

一古人以左氏為相斫書為刑書為禮書為教戒之書乃今觀其一事各貫穿其始末其善惡報應禍福倚伏本末必具有一條理有案有斷以此為自省之書則不但文章之鼻祖可以為陰騭願體勸懲書部之源宗

一古人於評林疏釋之類。多用省畧字者。以從簡便耳。而非皆悉俗體已。如從爲。從事爲。亥與爲。与類。古字也。離爲離。篤簡筆从艸類。是所謂書家字也。此類尚多。他如職。職過。過實。實舊。舊靈。靈猶。鄭。後。鄭。難。觀。勸。難。觀。勸。歡。當。當黨。黨。歐。歐。義。義賢。賢。雙。雙。學。學。卒。舉。卒。書。昏。變。變。巒。巒。賓。賓。竊。竊。讀。讀。詵。詵。續。續。體。體。聲。聲。劉。劉。圖。圖。會。會。獻。獻。歸。歸。飯。飯。遷。遷。勞。勞。雖。雖。衆。衆。廟。廟。席。席。异。与。異。通。之。類。並。依。舊。不。改。不。必。正。字。画。者。不。但。惜。工。抑。且有說。蓋古今字体之變之多。一字或至十數字。今將盡从楷正。尤非易易。視如干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体。亦可見。且久遠所用來。則亦是字也。如謂其書不正。而不能讀。則不能

讀者之愧也。乃讀此等書。亦初學之學也。又有杜撰字聊且字之類。今不及辨。
一予已喜於卒舊業。不以老僊辭。而晝間應接。亦不可以拒絕。寒宵篝灯。眼華淒耿。旁無將伯。矻矻自苦。極覺多謬。至其穿鑿傳會之誦。尤所自甘。厭見之者。一筆勾可矣。

甲寅春二月

貫名苞識

引書目

左氏傳解詁

漢服虔

春秋五論

宋呂大圭

六經奧論

鄭漁仲

春秋臣傳

王當

困學紀聞集証

王應麟

左氏傳說

呂祖謙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李琪

東萊博義

呂祖謙

春秋或問

呂大圭

春秋意林

刘公是

春秋左傳評苑

牛申

左傳

春秋集注 張合

春秋或問 元程端學

春秋本義 程端學

春秋諸傳會通 李廉

春秋左翼 明王震

春秋傳注解辨誤傳遜

春秋左傳補注 趙沄

左傳附注 陸燾

春秋輯傳 王樵

左傳事緯 馬驥

春秋翼附 黃世憲

左傳文定 孫鑛評選

五經餘聞 陳智錫

古文奇賞 陳仁錫

千百年眼 張燧

山曉閣左傳選 孫琮

春秋三傳異同考 吳陳琰 春秋鈔 朱軾

春秋左氏古經 段玉裁

春秋注疏校勘記 阮元皇清經解十三經校勘記

惜抱軒筆記 姚鼐

左氏春秋聚 唐述山房遺稿

易堂問目 吳鼎

古文觀止 吳楚材

古文翼 唐德宜

春秋四家五傳 張秀初

春秋左氏傳杜林滙參 周正思

古文析義 林雲銘

重訂批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 魏邦達

義門讀書記 何焯

朱批左傳 姚培謙

湛園札記 姜宸英

春秋紀事本末 李國華

春秋毛傳 毛龜齡

儲同人文集 儲欣

他如西疇春秋麟旨明微麟經指月春秋單合析義諸書之類或偏於胡傳不與他傳相通或純於經不與傳義相屬或主辦傳例異同不與左氏相關發者概而不登錄或雖隻字之義理半句之異同而有不可忽者采錄以備他日參甄苞又識

茲丙辰孟既偶得一本題曰左傳詳解自其序文迄列國圖說十二公年位序次原注評論悉与文定無二惟無列國圖而序文則為史官陳仁錫每卷為長洲明卿陳仁錫評選潭

陽開侯劉肇慶點定為十卷。然陳鍾時已同。論選著述之富。亦頗同。固非白晝剽竊者。則其一出於賈人射利之為。可知矣。余本隨得隨取。非有所取舍而尔。而今不能遽定其是非。姑錄此。以俟能辨二水者云。

苞重識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則釋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

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氏稱神。舉聖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啓戰國縱橫之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絕世雄才。不逞所

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困離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經傳也。雖然當時二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爲秦燼。後之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觀其斷。欲觀其斷。必檢其案。公穀風調的係漢儒國語。冗

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
者。猶賴此篇之存。雖有學如胡氏。識如
胡氏。議論精詳。如胡氏。其能舍是以爲
案哉。且居今日。而挾爲兔園冊者。尤有
故。自有明以來。四百年。以四子書取士。

孔孟同時事實。莫詳此書。是昔爲春秋
一經之傳者。今且爲語孟四書之傳也。
援引驅策。幾不可斯須置。而謂是能已
乎。余自幼就傅。卒業經籍。塾師卽以此
授。初疑其不合於經。然其文雄深雅健。

左繡
變幻高華。嗜而成癖者。何啻當陽獨恨。
當陽以後。訓詁無慮數十百家。要無能
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脈絡。以見作者之
才。以盡行文之態。居恒循誦。有志丹鉛。
通籍後。鹿鹿使車未遑也。乃有馮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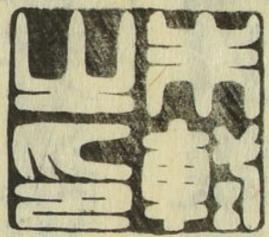
閑。偕其友陸生大瀛。呈其所輯左繡一
冊。披覽之餘。甚愜人意。蓋文章一道。本
有天然之節。族有自然之呼應。不能文
者。有意揣摩。摹而常離。能文者。本非擬議
而自合。忽忽則不知。按之則盡出。左氏

之爲文。豈預設一成格哉。而後先互應。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至也。然則左繡之論文。亦論文之至也。學者得此而讀之。自不至買櫝而還其珠。亦不至以辭而害其志矣。抑余又有

爲生告者。學人不朽事業。得志則在經。濟。不得志則在著述。以生之渺思微會。由論文而進之。以談經。更必有卓犖不羣之識也。此猶其嚆矢也夫。

時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孟冬年家侍生朱
軾書於浙署之自修齋



序言

吾門馮子李驊。食貧嗜古。嘗殫數年
精力。與其同學陸君。剝心陳編。章紘
句齋。甫成。左繡一書。將出。以行世。或
有問於予曰。二子之為是書。其陽秋
之博。後武庫之扶輪者。邪。予曰。不也。

古逸詩序
載歌於予
論樂配天
之靈遠于
賢善莫不
咸聽於乎
鼓之軒乎
舞之菁華
已竭衰歎
去之聲音
堂歎聲軒
平舞兒此
取帝舜歌
字面益為
鼓舞六經
之義即下
文所云左
邱明註周
屈原大文
章家是也

說傳非說經。論文而不論事。馮子固
自言之矣。曰然則據今人之灋。上泝
千載以律古人之文。其可乎哉。予曰。
然自有書契。六經炳垂。是時元氣渾
淪。菁華未泯。於是乎有闢生人靈慧
之府。軒轅極致。以章天地之大文者。

邱明氏實為之創。而莊周屈原乃繼
之。馮子工於論文。而本乎其初。故矻
矻焉。於是致力云爾。春蘊之誅賞。嚴
於一字。游夏所不能贊。而左氏說之
詳。左氏之紀載。繁數萬言。高赤所不
能勝。而杜氏覈其要。是皆無可言者。

獨其思力之精銳。矩律之謹嚴。機態
之變化。從衡而不詭於正。是則管之
人所會心。而未始有言。近世屢有言
之。而不能詳且盡者。馮子有志。序是
是亦褰裳去之之一候也。且子固知
文不可以無灋。而其所謂灋者何也。

裏衣去之
見于上

自兵刑律歷下逮百工伎術之流。莫
不自法其法。而法固未嘗有異也。無
亦天地間。祇此陰陽奇耦。順逆終始。
疏密合離之數端。以相與錯綜。而位
置。而人之巧拙。能否。不蘄自呈露於
其間。神謀鬼謀。百姓與能。此真可為

左編
知者道耳。是故文以載道。存則法
存。法或廢。則無以言之。文而適。虜道
矣。六經一天地也。日星海嶽之麗乎
兩間。如文之有左氏者也。縣象成列。
自古已然。此中靈秀神奇。亦復豈待
點染而狀之。彌工。撥之愈出。則後人

之巧慧。亦造物所不禁。辟如仰星漢
遊海岳。洗洋冥迷。而不可窮。有人焉。
一。大啓其藏。示之以躔。次之所以
行。流峙之所以安。與凡昕夕之斂舒。
煙雲之變滅。識波瀾之鼓蕩。窺洞壑
之幽竒。無有不獸目醉心者。而又孰

非天地間自有之境象乎哉。然則據
今人之灑以論古文。又何為而不可
也。客既斂容而退。因識其語以弁是
書之端。馮子家無甌石儲節。嗇朝夕
黽勉而為此。陸君實襄厥事。此殆有
癖於杜氏者。若嘉其志而翼之於成。

則當世大人先生是期。予無所置喙
矣。昔

康熙庚子季秋。松南農張德純書於
虎林旅次。



左
卷
目
錄
一
卷
二
卷
桓
公

左繡目錄

首卷

杜氏原序

刻左例言

讀左卮言

春秋時事圖說 附春秋三變說 魯十二公說 列國盛衰說 周十四王說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左編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上

六卷

僖公中

七卷

僖公下

八卷

文公上

九卷

文公下

十卷

宣公上

十一卷

宣公下

十二卷

成公上

目錄

四

十三卷

成公下

十四卷

襄公元

十五卷

襄公二

十六卷

襄公三

十七卷

襄公四

十八卷

襄公五

十九卷

襄公六

二十卷

昭公元

二十一卷

昭公二

二十二卷

昭公三

二十三卷

昭公四

二十四卷

昭公五

二十五卷

昭公六

二十六卷

昭公七

二十七卷

定公上

二十八卷

定公下

二十九卷

哀公上

三十卷

哀公下

杜林合註。分卷五十。非其舊也。今依漢書藝文志。古本三十卷為正。

以言之曰春秋春秋
以時以言四時如
秋七月是也
紀多盟會之事
別同於異非年月
日時無以別之如
兵車之會是衣裳
之會九是也
故史云以下五字四
時不可偏舉故交
錯互舉春秋二
字以為史記之
名蓋言春秋則可
兼夏言秋則可
見冬也周禮有
史官周禮春官
之屬有大史小史
內史外史御史
之官凡事之
策即簡編也
簡牘也以竹為

杜氏經傳集解原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左肅

杜氏集解原序

口廿三

言有真偽也

以正明非聖人所作

音計較字者以下綴上之辭言於此日而以此事故以事繫於日

聯各月三月故

之史則一也

三十卷公五

公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
 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
 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
 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
 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
 為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

國林作得
 四評林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
 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
 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
 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
 曰釋例。將命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
 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
 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邱

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刻左例言

一近人皆以杜林合註為讀左善本。張松南夫子與沈操堂先生俱云。此係俗刻。林不得與杜並。故本註悉遵杜氏經傳集解原本一字不敢刪動。林註則芟蕪駁謬。畧存其明切者。而另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杜解詞意高古。典制詳明。誠為左氏功臣。其纖悉異同處。備載註疏經解諸書。經解書帙浩繁。不能摘錄。今但採孔氏正義及顧氏炎武補正三卷。參訂一二。而閒附鄙見。皆以黑圈隔之。或加一按字為別。總期折衷前賢。非妄為倚據也。

一本註單訓義例。不論文法。鄙意則專論文法。然無混入本註。

左傳
之理。故另列上方。所以尊杜也。或以高頭講說為嫌。弗逞恤矣。

一此書單論傳。不論經。以經有專家。自漢迄今。無慮數十百種。非皓首研窮。未易窺其蘊奧。傳則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為古今文字準繩。或有千慮一得。此愚之所矻矻致力者耳。

一杜林合註。本有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者。皆編書之誤。今于當斷者。增黑圈以界之。不當斷者。刊小圈以界之。而本來面目。不敢遽易。以云慎也。

一陸氏云。舊夫子之經與邱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可見左傳原通長寫去。但其中有連經合傳。有依經分傳。都各成

篇法。若強取其首尾而一之。事雖貫而文則岐矣。故此編從杜氏分節為主。

一傳文于大段落用「」。小段落用「」。斷而另起者用「」。畧讀者用「」。其于線索關鍵。詞意警妙處。或△或○或○○或○○○或、、、、各就本篇照應。不拘一律。

一字義音釋。于希見者。及別有讀法。世所傳訛者。一遵孔疏。陸註增入。其從偏旁得聲。如隧音遂。郭音孚之類。一概從畧。至可以四聲得者。直就本字點發而已。

一家貧。無力置書。左傳自十許歲讀。得左概二本。閱十餘年。始讀杜林合註。及春秋五傳全書。卽謬加丹黃。又閱十餘年。凡

左編
易稿十餘過今年春錄有定本。亥終不自安復從北墅吳子石倉萊瞻喬梓乞得汲古閣註疏六十卷徐東海先生所輯春秋左傳諸集三十一種又從友人王若沂沈薊良沈于門范右文乞得徐揚貢初學辨體金聖嘆才子必讀孫執升山曉閣左選呂東萊博議永懷堂杜氏左傳定本朱魯齋詳節從及門吳乃人覓得吳青壇朱子論定文抄林西仲古文析義真西山正宗姜定庵紘箋又別見坊刻孫月峰鍾伯敬評本唐荆川文編茅鹿門三史王荆石左選羅文恭汪南明兩家節文以及左國文粹左氏摘萃左傳評林諸本增評之未到者十之二改評之未合者二十之一夏四月又從吳興書

賈高某購得吳門唐錫周左傳阻華二十二卷秋九月友人沈雷臣寄示薊門王或庵左傳鍊要十卷冬十月友人沈仁域購示桐川俞寧世可儀堂左選全卷意新筆雋均為讀左快書惜限于尺幅各量登其尤者數十條所見如此而已于劉賈啖服諸古本槩乎未之聞也寡陋之譏知無所逃閱者鑒其探索之苦而他無所苛則幸甚幸甚

一左傳但當論文不當論事論事自博議史懷外往往互相勦襲塵飯土羹見者欲嘔茲但錄其監議新雋精切者以資初學識力餘不濫登弗以罍漏為嫌

一全部評論皆一意孤行直至脫稿方廣羅校訂凡有增改必

記其所由得毋敢蹈伯宗無續之訶然亦時有與前人暗合者如元妃篇隱立奉桓之解見于鄭眾克段篇處女脫兔之喻見于東萊本非勦說無媿雷同則亦聽之不能遍註也一國語公穀與左互相發明本欲附載但專論左氏篇法作意不當旁雜他文另有四傳異同刷刻呈教

一左傳事類最多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對者有相錯者暇日纂得左貫二冊即當盡刻以為初學佩鱗一貫本傳事實貫前古後今

一史記漢書向有評林之刻採取略備而疎謬甚多亦欲刪訂以請正有道恨無其力世有惠然賜教者僕其褰裳就之

一此書脫稿後亟欲問世苦無同志同門陸子大瀛素有左癖

見而愛之盡出其平日評點與予參校真臭味也爰公諸同好而范子右文沈子襄武亦皆佳予不逮玉我于成者均得備書以志不朽

張松南夫子云左傳自是有意為文但不當執古人以就我法故愚所評諸法皆是左氏自在流出並不敢強為穿鑿以自誣誣古人且誣天下後世也讀者看得此法非左氏一人之私此評亦非余兩人一己之私乃為不負此書

松南師又云評論正不在多遇當批處索性說箇暢快其不用批處連空數頁亦不妨寸寸填寫反失其佳此言誠著書科律但辨本意乃為初學發明不覺過于煩絮知為方家所笑

况尋章摘句原非壯夫所爲敢望厠古人之席末耶愧負師
言良用悒悒

華川馮李驊天閑氏識

語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左傳所載何等經
濟何等學問今概置不論僅僅以所謂篇法作意者當之
其與坐井觀天何異然載道者謂之文文亦道之所寄考
亭朱子論讀毛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讀經且然况于
史也異日論定左傳亦謂左氏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
之人可見左氏之文亦前人所留意第不專以此盡左氏
耳今余專以文論左氏本未嘗專以文盡左氏坐井而觀
天謂所見者小則有之如曰此昭昭者之非天則天亦不
受矣據爲讀左卮言於後昔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
學火夫子是書略古所詳而詳古所略此物此志也不肖
窺尋偶及夫子笑而頷之矣男張孫謹識

左氏敘事迹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左氏格調變換不窮。長者千萬言。短者一二字。却都筆筆有法。其中有獨自成篇者。有類聚成篇者。有絕不相蒙而連綴成篇者。世本或去前取後。如宣子玉環。或去後取前。如呂相絕秦。或去兩頭取中間。如呂卻畏偪。季扎觀樂。或去中間取兩頭。如陽橋之役。周十人同至。如賜胙盟葵丘。本二也。而誤合爲一。子產醫和論疾。本一也。而誤分爲二。凡此不一而足。要皆只論事實文調。不論篇法作意之故。誠審于篇法。求其作

意則自知一字不可移易矣。

左傳刪本最多。然長篇無論。卽如漏師城邢。單辭隻句。無不工緻。更從何處割愛。愚故全刻而評之。世有昌歎之嗜者。定當把臂入林。

自來選左讀左。不外詞調故實兩項。卽有標舉章法句法字法。稱爲奇奇妙妙者。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又或約指大端而遺其委曲。或細分句節而不露全神。雖前輩引而不發。使人自思。而後人則一概囫圇吞棗矣。僕深惜左氏妙文。千載埋沒。不憚備加評註。先論全旨。次分大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令完其本來。獨開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

趙超元箸
世說言語
中王夷甫
之言
優食人也

左傳

其歸趣當世不乏神解之士。趙超元箸亦安用此嚼飯餵人為也。作意如子產不與鄭環語語剛執其神理全為孔張失位為客所笑。故意作難以殺其勢而爭其氣。篇法如季扎出聘前後敘事都作連山複嶺局陳故亦夾一層波叠浪之文以配之。此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一部左傳大概每篇合成大片段分之又各成小片段彼可分而不可合則氣脈不完可合而不可分則條理不密皆未講于篇法者也。篇法最重提應或單提或雙提或突提或倒提或原提或總提

或分提或直起不提却留于中間以束為提乃是變法或順應或倒應或分應或總應或正應或反應或借應或翻應或明應或暗應或應過又應或不應而應亦是變法逐篇比對始知其變化不窮

古文今文體裁各別自來皆以參差論古固已然乾奇坤偶其不齊處正是相對處愚觀左氏片段無論本當屬對者必兩兩對寫即極參差中未嘗不暗暗相準而立相耦而行散中有整在作者尤精緻獨絕蓋參差者其迹整齊者其神讀者慎毋以亂頭麤服為古人也

傳中議論之精辭令之雋都經妙手刪潤然尚有底本至敘事

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順叙。有倒叙。有實叙。有虛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預叙。有補叙。有類叙。有串叙。有攤叙。有簇叙。有對叙。有錯叙。有插叙。有帶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複叙。有間議夾叙。有連經駕叙。有述言代叙。有趣文。滾叙。有凌空提叙。有斷案結叙。正叙。順叙。實叙。明叙。不必言。原叙。如成師兆亂。倒叙。如敗狄采桑。虛叙。如邲戰巢車之望。暗叙。如城濮齊秦之賂。預叙。如嬰齊具舟先濟。補叙。如巫臣挾纊傳蕭。類叙。如鄭驪伐我。串叙。如二憾皆命。攤叙。如重耳出亡本末。簇叙。如宋鮑禮于國人。對叙。如聲伯嫁妹。錯叙。如戴公廬曹。插叙。如鄭鬪內蛇外蛇。帶叙。如晏子更宅。反宅。搭

叙。如卻孿送孫林父。陪叙。如畢萬之後必大。零叙。如三黜厲之役。複叙。如兩述郎之師夾叙。如七子寵武。駕叙。如宋襄盟。孟代叙。如樂伯致師。滾叙。如敗秦剗首。提叙。如晉文一戰而霸。結叙。如子產擇能而使。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準。况詞條豐蔚。經術湛深。又有溢乎重規疊矩之外者哉。內增動而鼓使營荒表亦夾叙法受命展禽以曹爲解亦代叙法男張孫附識左氏通身手法。未易更僕。其中有巧妙絕人。世所未嘗留意者。略拈數則于後。

賓主是行文第一活著。然不過借賓形主而已。左則有添賓並主之法。如反自箕竟將胥臣與先軫卻缺雙結。遂霸西戎。竟

將子桑與秦穆孟明雙結。所謂水鏡造元。直不辨誰為賓主者。又有略主詳賓之法。如要寫太子不得立。却將畢萬必復其始。極力鋪張。要見晉文憐新棄舊。却通身詳寫季隗。而叔隗只須起手一句。對面一照。無不了了。又有賓主互用之法。如克段是主。却重在姜氏。殺州吁是主。却重在石厚。于事為主。于文則為賓。于事為賓。于文則為主。蓋事是題面。文是作意。他處皆循題立傳。此獨借題補傳。須看其從主入賓。反賓為主。處處有並行不悖之妙。

埋伏是文字線索。而用筆各變。有倒伏。又有順伏之法。如屈瑕盟貳軫篇。師克在和。便伏于君次郊鄖。我以銳師。兩君字我。

字中不疑何卜。便伏于必不誠。必離兩必字中。隨手安插。下文有根。也有明伏。又有暗伏之法。如寫子元欲蠱文夫人。勉強出師。處處寫出他心頭有事。寫郤克忿兵倖勝。處處寫作齊侯不弱。便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也。有正伏。又有反伏之法。如子產將誅子皙。却先放子南字。字偏枯。子南却正字。字激射。子皙為絕隱秀。可思也。有因文伏事之法。如石碻諫寵州吁。却先寫莊姜一段緣故。有因事伏文之法。如晉厲敗秦麻隧。却先寫絕秦一篇文字。是也。褒貶是作書把握。其巧妙有虛美實刺之法。如鄭莊貪許。後才贊他知禮。卽刻便譏其失政刑。有此一刺連美處。都認真不。

左
得。又有美刺兩藏之法。如荀息不食言。有得有失。引白圭作
斷。兩意都到。與敏稱華耦。古稱陳桓。同一筆意。又有怒甲移
乙之法。如衛朔入衛。既不便掃諸侯。又不當貶王人。因曲筆
反責左右二公子。真有觸背兩避之巧也。
左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毫髮不苟。却別有不成字
之字法。不成句之句法。不成章之章法。如公孫翩逐而射之。
上着一承字。齊侯以崔子之冠賜人。下着崔子。因是句。韓宣
來聘。篇三節逐節少法。首尾不稱。而其妙正在于此。讀者悟
得無處不有文字。

此就世人所忽者而言。其餘妙法各評。見本文。要其慣用家數。
所以運量萬有不齊者。有兩大筆訣。一是以牽上為搭下。如
曲沃伐翼。本以建國弱本。對上成師兆亂。却以惠之二十四
年。與下三十年四十五年作類叙。又如王巡號守。與之酒泉
本連下請器。却抽出與上文與之虎牢作對叙。是也。一是以
中間貫兩頭。如邲戰前後十六轉。只以盟有日矣一句為關
樞。重耳出亡前後凡歷六國。却以宋襄贈馬一節為界畫。是
也。此兩法處處皆是。蓋得此則板者活。斷者聯。渙者聚。紛者
理。不獨叙事。即議論亦以此為機杼。乃通部極精極熟極得
力。極得意處。特為拈出一斑。而全豹盡窺矣。
左氏極工于叙戰。長短各極其妙。短者如夷狄敗制。雞父樵李

等。或詳謀畧事。或詳事略謀。或謀與事合。至簡至精。長者如韓原城濮峯邲鄢陵等。或先議後叙。或先叙後議。或叙議夾寫。至奇至橫。篇篇換局。各各爭新。無怪古今名將無不好讀此書也。兵法古今異宜。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此論兵。不免趙括徒讀。凡老生常談。概置弗錄。

左氏好奇。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如登僕見巫篇。凡寫兩遍。二豎大厲篇。凡寫三遍。鄭瞞凡寫五遍。伯有妙于突起。蛇鬪妙于插入。陸渾妙于倒煞。須識其誕戲。皆有筆法。故不隨齊諧惡道中。

左氏極精于易。然過于鑿鑿處。却未免附會。唯穆姜論艮八惠

伯論黃裳。乃足為觀象玩占者。定厥指南耳。

左氏極長于詩。凡援據釋證。或虛或實。贈答評贊。或質或文。最絢爛者。莫過于七子寵武。不出鄭志。兩番鋪排。最變換者。莫過于不答湛露。重拜鹿鳴。兩番做作。最輕逸者。莫過于昭忠信也。其誰云之。彷彿微雲疎雨。最典重者。莫過于夏父逆祀。遂霸西戎。儼然清廟明堂。至于引書引禮。種種博雅。引譎引諺。種種風趣。無妙不臻。誠哉獨有千古。

議論有泛論切論之不同。如睦者歌子。便只大概說。二三其德。便一口咬定。

諫諍有正言喻言之不同。如郇鼎篇。句句切直。縣陳篇。句句比

方。

辭令有婉語激語之不同。如臯鼈篇句句委曲。執訊篇句句顛直。

起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鄭人相驚。以伯有紙縫中直有一奇鬼。森然來攫人。渡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號公是寡人之願也。輕颺一筆。如游絲之裊晴空。

解經有許多手法。或解于首。或解于中。或解于尾。而莫妙于蔡燮楚黃篇。以兩經雙點于中。而兩傳分叙兩頭。極整極變。斷結有許多手法。或分斷總斷。或一事兩斷。或兩事一斷。而莫妙于會鄆篇。懸空掉尾。此語不屬景伯。亦不屬子貢。意味無

窮一部書。尤愛此一結。為飛仙之筆也。

左氏有絕大線索。于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蚤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蚤決于來奔之日。三者為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左氏有絕大剪裁。齊桓晉文。孔子蚤為之分別。正譎傳于晉文。寫來獨詳。然其鋪張神王處。都暗暗露出詐偽本色。齊桓則老實居多。又生平全虧管仲提調。而管氏亦都不甚鋪排。只一寫其救邢。一寫其服楚。一寫其辭子華。一寫其受下卿而已。簡書之從。賜履之征。是攘外。招攜懷遠。是安內。讓不忘上。

秦陵有哀
家梨甚美
入口即消
世說注
并州所出
剪刀甚快

是尊王只此四端足以該括此公一生勳略內政軍令等概
從割愛此何等眼界筆力

左傳大抵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產中間出色

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

音笑貌千載如生技乃至此

二條只論大略其詳具于左貫
中陸麟書謹識

張松南師云左傳贊不盡亦無庸贊顧其學問極博才情極長

自天地人物以及古今典故鬼神情狀無不綜核自朝聘燕

享征伐會盟無不典貴整瞻雅與事稱即俚俗猥褻家人婦

子經其筆無不點化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

者雲蒸霞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丘一壑

橄欖一名
諫泉生
味苦澀微
酸良久乃
甘美故云
回甘
驚鴻游龍
洛神賦字
面登降造
極世說

杜審言嘗
語人曰吾
文章當得
屈宋作衙
官吾筆當
得王羲之
北面其希
誕類如此
出唐書本
傳衛洽所
也言役使
屈原宋玉

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
說乃至續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
河變幻則蜃樓海市嘖絕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
雋則春鶯巧囀奧折則諫果回甘趨忽則驚鴻游龍雕刻則
鏤金錯彩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
氏則兼收並蓄又皆登峰造極也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
具體而微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
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相目或不為浮譽也
學博才長宜其縱橫踈馳目空一切矣乃其矜慎處又何膽大
心小靜氣凝神之至也觀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順

魏文帝所
愛美人姓
薛名夜來
妙於鍼工
宮中号夜
來鍼神
出拾遺記
卷七
駕史編了
元好問詩
也

逆分合提束呼應無一點錯亂無一點掛漏無一點板滯無
一點偏枯極參差又極整齊極變化又極均勻直以夜來之
鍼製天孫之錦前人有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渡與
人左氏則竟將金鍼普渡天下後世但麤心人覲面失之耳
愚特以繡目左實有望于天下後世之貪看鴛鴦者有疑繡
字為與
左不稱者夫自繡壤繡裳以及繡腸繡虎經史子集指不勝
屈莫古艷大雅于繡而何左之不稱為陸麟書謹識
前人論全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愚于左傳亦作此想隱桓莊
閔之文文之春也議論如觀魚納鼎叙事如中肩好鶴規模
略具而氣句淳樸翕聚居多億文宣成之文文之夏也議論
如出僕絕秦叙事如鄢陵城濮無不大展才情縱橫出沒襄

莊子逍遙
遊吾問言
於接輿大
而無實往
而不志吾
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
無極也不
近人謂焉
注謂天河
在天不知
其首尾之
所極世說
言語中謝
安云賢聖
去人其間
亦適于經
未之奇公
歎曰若郝
超聞此語
必不至河
漢

昭之文文之秋也議論如觀樂和同叙事如偃陽華向氣歛
詞豐強半矜麗之作定哀之文文之冬也議論如臯鼬夫椒
叙事如艾陵雞父又復婉約閒靜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作者
之精神與春秋之風會相為終始讀者按其篇籍通其脈絡
沈潛玩索知不河漢斯言家君見論明詩及歷朝古文者皆
作此語常欲刪去愛其獨確乃復
存之男張孫謹識
左傳須一氣讀一氣讀方能徹其全神又須逐字讀逐字讀方
能究其委曲須參差讀參差讀則見其錯綜之變又須整齊
讀整齊讀則得其裁剪之工須立身局外讀立身局外以攬
其運掉之奇而後不為其所震又須設身局中讀設身局中

左傳

讀左傳言

口評

以體其經營之密而後不為其所瞞。持此法以得當于左氏。以之讀盡古今秘書。直有破竹之樂耳。

小時學為八股。好作馳驟文字。先師王約齋夫子。

先師生平啓迪不倦。終身有

約齋四書。小學講義行世。指謂先輩點題。尚用對偶。何一往不返為。

此求之古文。亦無不散。中有整。且往往純以整御散者。今之

評左。猶師說也。或謂奈何等左傳于時文。則吾不知之矣。

小時讀左。概至僂負羈饋。饋。真壁。先君子梅庵公。

先君子性嗜吟咏。著有滄

浪集詩稿。山居雜興。與兩種藏于家。問作何解。對曰。當以恐人見知。藏之壁

衣中耶。蓋刻本模糊。視壁為壁。先君不唯不怒。反有喜色。曰

孺子異日讀書。別有會心。但當以鹵莽為戒。今左繡粗有成。

書而先君下世二十三年矣。掩卷愴然。好古者毋似余之蹉跎而抱蓼莪之痛也。

驛再識

書而次其不世二十二年矣此亦創於古昔世以余之

輿再編

春秋列國時事圖說

杜舊有譜坊刻分列卷首殊費繙閱今準史記年表總編一冊於每公之末各附鄙說合時事小有貫穿亦讀書論世所不廢也圖載左貫中

隱公之世鄭最强王師亦為之用小侯皆為之弱而最睦者齊魯最仇者許宋唯與齊魯為睦故於齊則石門始于滅終於魯則淪平始及平終唯與許宋為仇故於許則入許始滅許終於宋則伐宋始取宋終皆一部大關目處春秋初年鄭莊梟雄為諸國之冠然克鄆寘穎內不孝友于家庭交惡中肩外不忠順于王國亦羣罪之魁周之衰鄭為之也春秋託

始于隱而詩以鄭次王以此齊僖小霸曲沃椒聊寫得躍
躍春秋之事齊晉居多兩君固桓文之嚆矢也

桓公之世鄭稍衰而楚漸強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
楚為全部提頭也小芮而敗卒納其君秦亦駸駸萌蘖其間
矣春秋列國鄭為樞機以其居中而近王也故未有伯以
前挾王為重桀驚於齊魯宋衛陳蔡之間既有伯以後附此
則此重附彼則彼重故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近王
故難滅居中故必爭春秋之鄭猶戰國之韓魏其勢畧相等
莊公之世齊桓翊霸而楚亦寢強其大勢全在爭鄭緩告入櫟
爭鄭于前子元襲仇爭鄭于後而齊桓前八年盟幽而鄭服

後十九年盟幽而鄭成帝無如其屢叛何也無他桓自北杏
兩鄆一幽連年為衣裳之會九年以後晏然無事雖以子頽
之亂亦置罔聞越十年而後王請伐衛仍取賂而還失此大
義固不足以服其心已一軍為晉曲沃居然列侯荆人來
聘楚成儼然上國而御說背北杏于小白初霸之年請先會
于衣裳五會之後亦識時務之俊桀也蓋五霸各有其基惜
茲父不克負荷耳豈真一姓不再興也哉

閔僖之世乃霸業極盛時也僖十六年以前齊桓服楚于召陵
僖廿五年以後晉文勝楚于城濮以楚成雄桀之姿僅能憑
陵小國而前則屈完來盟于濟後則鬬章請平于晉雖其度

右編
德量力善于操縱而兩君勲業固自彪炳千秋已。桓文相
去十年中間忽着一宋襄勉强支吾適供楚成操切迹其顛
末執勝用鄧戾虐可誅不鼓不禽迂腐可笑蓋亦外彊中乾
非行仁義之過也然五霸之次厠名不朽苟焉無志者豈反
得而訾之乎。勤王最是圖霸要着于頹之亂齊桓失之東
隅故馳驅卅載而後爲召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占以先手
故迅掃五年而卽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
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
大丈夫建功立業固賴適逢其會哉。管仲天下才妙在不
動聲色孟明不免鹵莽賴其堅忍子文無大幹局只善于自

守日夷才識自足相當惜不見用狐趙不過贊襄重耳固五
霸中第一人也所得于艱苦備嘗者深矣。

文公之世晉衰楚盛之關也六年以前晉襄各爲繼霸而彭衙
拜賜不能禁秦之不強先僕處爰不能救江之不滅八年以
後晉靈因之失霸而新城之盟陳鄭服而蔡不來郤缺之二
軍何亟兩扈之討齊宋賂而鄭走險鞏朔之行成可憐無他
趙盾才既平平又牽于趙穿公壻之寵楚穆欲旣逐逐復佐
以秦康報復之師晉之不競固不得獨咎其君之少而侈也
顧其機全開于范山北方可圖之一言蓋鄭蘭成晉而歸十
年傲事君盟垂隴臣會彭衙重歸匡戚之田睦歌方當未艾

左。續。
自。狼。淵。師。出。龍。樂。見。囚。囚。之。陳。懼。請。平。蔡。亦。偕。次。而。厥。貉。之。
會。宋。遽。逆。降。楚。勢。浸。昌。燎。原。在。目。矣。猶。幸。莊。王。年。少。未。克。長。
驅。然。黎。麋。誅。亂。庸。蠻。旋。夷。乳。虎。食。牛。吾。于。晉。殊。懼。其。卒。也。已。
天。時。人。事。大。都。相。錯。而。成。如。齊。桓。既。沒。晉。文。未。來。恰。有。一。
宋。襄。爲。之。補。苴。罅。漏。晉。文。既。沒。楚。莊。未。來。又。恰。有。一。秦。穆。爲。
之。崛起。西。陲。自。莊。迄。宣。遙。遙。八。十。年。間。五。霸。迭。興。想。造。物。于。
此。不。知。費。幾。許。鑪。錘。供。千。載。讀。書。人。俯。仰。也。異。哉。

宣公之世楚莊獨霸自宣元年侵陳遂侵宋三年伐鄭至十一年盟辰陵而陳鄭服矣然鄭猶傲晉也十二年而肉袒牽羊邲戰勝而拱手以去矣然宋猶救蕭也十五年而析骸食子

華元質而俯首以從矣問周鼎盟吳越較延道之請山戎之伐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晉孜孜於攢函方哆口于文王之勤悻悻于斷道且逞志于婦人之笑不唯晉孺非楚旅之匹卽郤荀輩又烏足以敵申叔蒞教也其世失霸不亦宜乎齊桓只爭一鄭晉文兼爭一宋楚莊則并爭一陳蓋陳蔡近楚爲中國之障故蔡從厥貉而楚成以驕陳討少西而楚莊以霸至宋爲王者之後又重以茲父之歿故捨攘者自北杏而後少息于弭兵鄭居天下之中又專以虎牢之險故紛爭者自盟鄧而稍告寧于三駕二百四十二年間大勢不出乎此盟吳越而還又爲下半部提頭從此吳通上國越橫江

淮而春秋以終矣餘論見本節

成公之世。又楚衰晉盛之交也。莊王既沒。楚共才不及晉。景子重智亦不若欒書。故陽橋之役。諸侯竊盟。伯牛之師。鄭方獻捷。未幾而許田之爭。不決。皇成之執。成仇。鄭偃請成。蟲牢輸服。以至鍾儀被獲。申驪亦禽。雖復重賂以求會。鄆作好。而銅鞮之辱。伯蠲之殺。楚卒不能救也。幸而軍府見歸。羅茂報聘。西門交贊。華元合成。無如金奏食言。汝陰空賂。相遺一矢。識在鄆陵。而沙隨柯陵相繼。討鄭楚。縱觀兵首。止鄭徒入質。髡頑而辰陵邲戰之風。斬焉然而楚雖漸老。晉亦倖強。戰鞏固。郤氏之憤。兵鄆陵亦州蒲之益。疾長魚作難。匠麗典戎。而君

晉悼公名周即位時十四歲

臣同歸于盡。惟命不常。吾不能不服。范文卓識矣。苟非十四歲兒。晉其能使城濮踐土之勳。復有成霸安疆之一日也哉。晉與齊秦皆敵國。然齊晉交兵者少。秦晉交兵者多。一則僻處東海。一則近逼西河也。故商人賂屈。而後廿餘年。而一見于鞏之師。蕭同為質。先侮人。而後為人侮。輔氏力禽。以來十餘年。而又見麻隧之戰。呂相多誣。先欺人。而後為人欺。藉令帷房無笑。客之聲涉河。成會所之信。三國同心。攘是易易。何待虛打之會。台谷之援。而後為悼公之新政乎。前爭陳宋。此番復爭。一許冷敦。取而汜祭。亡子國。執而蟲牢。服瑣澤。盟而申封。入葉縣。遷而武城。盟。究竟非為爭許。仍爭鄭耳。後

此復遷白羽吳入郢而許亦滅唯晉楚皆不能爭也許之所
係亦重矣子重奔命伏柏舉之機華元合成作弭兵之引
成霸安疆又直為三駕提頭此卷全是一部大書轉關處不
可不知

襄公之世悼平復霸之秋也然十六年以前晉悼之服鄭也息
民三駕而有餘十七年以後晉平之服齊也諸侯七合而不
足蓋虎牢城而諸侯成勝筭在我鄭成而楚莫爭故蕭魚之
赦徧告諸侯假寵且通于周室溴梁會而大夫張乾綱不移
齊貳而楚益肆故弭兵之盟讓楚先軟失霸遂訖乎春秋此
三十餘年間亦時事得失之林矣天下得失之數都由自

取如楚共之不能爭鄭以其奔命于吳而其釁皆原于鄧廖
之簡組甲趙武之不免讓楚以其不能于齊而其端實始于
范宣之假羽毛比類而觀前車斯在襄十四年遷延之役
為秦晉交兵之終襄廿八年弭兵之盟為南北分霸之始又
一部大關目處文公悼公才智警捷無可低昂然一則作
三軍以弭霸又作三行以僭王一則帥新軍從下軍旋舍新
軍復舊制此處較有學問前人謂五霸中秦穆楚莊頗有道
氣余于周子亦云

昭公之世又齊晉吳楚迭為強弱之秋也晉平末年無所事事
逆姜于齊送女于楚石言不戒虎祁是娛爰及昭夷平丘發

憤然而示威示衆聽鄭僑爭承而弗敢難也幸頃公嗣世王室亂生黃父恤緯子朝克逐藉談致成伯音城周依晉之休猶有存者楚靈乘晉媮安放焉坐大會號則讀舊書會申則用齊桓滅陳滅蔡求鼎求田投龜詎天惡遠斯棄負鉞狗軍來粲然之笑當璧尾大致乾谿之辱恃侈而復亡也忽諸熊居初政復封陳蔡簡兵息民綽有可觀而邇讒棄忠天倫之際實多慚德遷陰城郊不在諸侯長岸雞父屢敗奚惜楚昭既立卽誅無極而大封定徒吳釁速挑從此多事齊自西略久荒大風莫振羽毛始貳重亡旋成而納燕亦心乎復霸伐徐尤志存代興濡上暨平蒲隧率服宜令衣裳九合祖武克

繩而燕姬既歸甲父復入鄆陵雖主邾杞之盟會城不誠高張之後于周既昧勤王于魯又爲德不卒樂高敗稷陳桓肇典論德論禮有一晏子而不能用其稅駕固不待折齒既背而後知也吳通上國楚困巫臣前者壽夢敗組甲之師諸樊克臯舟之隘今夷昧頻年勝楚長岸之戰以長鬣復餘皇雞父之捷以罪人犯三國泊乎掘室甲與闔廬自有伍胥見用誤設多方而楚病亟于奔命矣然而用師於越實始星紀得歲受凶史墨先見禍福倚伏又烏能遽同於先王乎綜而論之魯昭十一年以前楚靈強而晉平弱十一年以後晉昭弱而齊景強二十二年以訖三十二年晉頃憂在王室齊楚所

不能也。吳專罷楚，亦足助晉。惜其得之于楚而失之于越耳。弭兵盟後，楚爲章華之臺，晉築虎祁之宮，而楚亡于侈。晉亦替于媮，外寧內憂，晏安酖毒，真千秋金鑑也。管晏皆當世才，桓之叔，霸不亟于頹之誅，景之代，興不赴于朝之難。俯仰上下，至今爲兩公惜之。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燹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而子皮授之政，昭廿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朝于晉，則當悼平昭頌于楚，則當共康邾靈，治內禦外，皆以禮爲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丘賦刑書持正，如祭龍禳火定亂，如子孔子暫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

駟乞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隰桑羔裘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論結之，蓋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可爲知子產之深者矣。定公之世，晉霸之局終矣。會王人及十七國之師于召陵，以侵楚，討其留蔡昭則德在小侯，誅其納子朝則功在王室。以此申大義于天壤，宜不在桓文下。乃荀寅以求貨弗得而辭，蔡侯坐使柏舉之捷，轉爲吳有此大錯也。且羽旄旆而鄭畔，手挽揆而衛畔，高張後而齊畔，仲幾執樂祁止而宋亦畔。於是外不能主，諸侯內亦無以正其大夫，楊楯爭而趙范忤，邯鄲

討而趙荀鬪晉陽畔而朝歌效尤韓魏請而三家勢張矣獨
 是齊景當有為之時藉有為之勢其盟鹹也可以得鄭盟沙
 也可以得衛盟洮也可以得宋因之以歸田者睦魯以會牽
 者助晉移禚杏之遺養國士廣軒蓋之賞鼓三軍借閭沒而
 戍周帥籍秦而送王雖失子朝于東隅猶可收儋翩於桑榆
 而一匡之烈不難再見無何際代興之會昧復霸之經脾上
 梁間且以救范中行氏而襲晉也鄰國有聖人亦且奈之何
 哉。伐楚始終於召陵而齊桓因侵蔡而次陘吳光又因質
 蔡而入郢亦天然關目。魯十二公五霸皆聚前六公後此
 無復可觀雖成十年以前鞏戰則景勝齊十年以後鄢陵則

厲勝楚然一以憤一以倖都無大義足以服人襄公之世晉
 悼有三駕之盛而所爭一鄭晉平有七合之勤而所爭一齊
 昭公之世楚靈有會申之專而示侈不終晉昭有平丘之合
 而示威罔濟自此以後成周之城魏舒以南面好義柏舉之
 師夫差以爭宮裝績揆諸德禮信義之風遠不逮焉世多稱
 五霸不足六亦未易屈指在

哀公之世中夏衰而吳越爭霸十三年以前吳驟強至會黃池
 而極十三年以後越驟強至盟平陽而終吳之強也伐陳而
 修舊怨會鄆而徵百牢城邗溝而江淮通徹魯師而艾陵捷
 周室之爭晉讓先軫居然兩伯竟同宋盟然而肉食有墨盛

誤一作滅

極必衰。國狗之瘼。貽笑宗國矣。越之強也。構李傷闔廬于前。黃池襲夫。差于後。句卒既擾。潛軍斯涉。侵楚以誤。吳聘魯以圖霸。邾益有執父之訴。衛輒亦將伯之呼。駘上之封。動他日之念。適郢之得。藉三桓之去。皆於烏喙有厚望焉。而其時晉有朝歌之畔。齊反為輸粟之助。齊有舒州之逆。晉不聞沐浴之請。般師之執。晉為齊弱。犁邱之戰。齊為晉禽。廩丘乞師。晉以魯勝。齊留舒杖戈。齊又以鄭勝。晉互相軒輊。迄於春秋而田齊之勢。張三晉之局成矣。秦自無衣好義。申胥同仇。從此燕坐西陲。安受中國之燼。楚則免胄除亂。武城卜吉。從此滅陳盟越。終稱合縱之雄。而鄭以滅許。自豪宋亦以亡曹。自負

五福五壽

中。夏無主。干戈日尋。雖欲不為戰國。不可得也。春秋之始。匪風心阻于無王。春秋之終。下泉寤嘆于無伯。掩卷低回。亦何以易斯言也哉。

春秋三變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

元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歛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克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魯論通天下之勢該二百四十二年運會所趨而言左氏直疏通證明此旨愚爲約

畧其說以見邱明好惡同聖之語果不誣云

列國盛衰說

列國盛衰如循環大抵不外理數二字春秋初年鄭最強東遷之始鄭爲有功且新封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故終制于大國晉鄭同依鄭居中而受制晉北鄙而主盟霸必有大國不其然歟齊桓獨霸四十餘年內政軍令有治法無治人美先盡也故沒不復振晉文十九年艱苦備嘗子帶之難功在王室霸僅五年而終賞不酬勞故子孫繼體不絕至盛極而衰則三晉非能分晉曲沃教之耳宋襄雅意代興實不識時務與戰國之偃後先一轍爲天下笑一姓不再興亦茲父累

仁○義○豈○仁○義○累○茲○父○哉○楚○僭○王○最○蚤○澤○麋○蒙○虎○首○犯○不○避○熊○
 旅○雖○賢○昧○茲○大○義○子○西○改○紀○仍○而○不○革○入○戰○國○而○竟○為○秦○愚○
 雖○三○戶○有○靈○卒○亡○于○暴○秦○封○最○微○不○齒○中○夏○周○遺○豐○鎬○與○王○
 有○基○狂○好○于○晉○有○恩○不○食○其○報○西○戎○雖○霸○運○會○未○昌○夫○子○刪○
 書○以○秦○誓○終○不○已○知○繼○周○有○屬○乎○滕○薛○邾○杞○無○關○重○輕○幸○遠○
 南○服○不○遽○為○江○黃○道○柏○之○續○而○薛○杞○稱○伯○滕○且○名○子○邾○與○小○
 邾○反○去○附○庸○而○儕○五○等○此○王○朝○之○黜○陟○抑○霸○國○之○恩○威○也○陳○
 蔡○比○肩○事○楚○而○一○再○見○滅○皆○陳○先○蔡○後○以○娶○滿○最○早○而○命○仲○
 獨○遲○然○陳○滅○于○楚○田○建○于○齊○則○虞○氏○之○澤○長○矣○衛○與○魯○享○國○
 特○久○楚○邱○帝○邱○頡○頡○曲阜○積○厚○流○光○雖○弱○何○病○惜○一○惡○于○君○

臣○一○爭○于○父○子○而○適○鉏○遜○邾○皆○卒○于○越○兄○弟○之○政○乃○至○于○此○
 良○可○浩○嘆○許○君○鄭○卧○側○首○垂○涎○于○許○田○曹○為○宋○几○肉○實○禍○萌○
 于○鹿○上○故○許○卒○為○鄭○禽○曹○終○為○宋○有○積○威○之○漸○使○人○寒○心○吳○
 始○于○讓○而○卒○于○爭○近○媿○諸○父○之○義○遠○墜○泰○伯○之○教○加○以○立○庭○
 不○誠○好○冠○坐○大○黃○池○甫○先○於○越○已○入○其○強○易○弱○飄○風○暴○雨○固○
 未○有○終○日○者○越○至○僻○陋○與○波○臣○伍○而○允○常○從○吳○敗○楚○句○踐○又○
 乘○楚○誤○吳○橫○行○江○淮○東○侯○畢○賀○五○霸○之○局○竟○以○越○終○禹○之○餘○
 烈○也○顧○適○郢○之○得○忽○轉○為○平○陽○之○盟○豁○猶○用○事○知○其○無○當○于○
 桓○文○莊○穆○之○風○矣○嗚○呼○列○國○盛○衰○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魯十二公說

魯十二公。隱有讓國之賢。而優柔之禍。中于菟裘。桓有弑兄之惡。而瀆倫之慘。償于拉榦。莊慚衛寶。喜有禦亂之武功。僖辱魚門。幸有作宮之文德。見于詩歌。于斯為盛。閔以髻年。被弑。然落姑之盟。蚤知攸好。文以多疾。廢禮。然術椒之聘。特有榮施。宣初稅畝。因賄楚。而開厚歛之端。成作邱甲。因畏齊。而啟窮兵之釁。襄公五年。作三軍。為三家分室之謀。昭公初立。舍中軍。為季氏獨強之計。然而相圃。葱靈亦接踵至矣。壞隕既亾。定不為昭。討乾侯之辱。故康樂入而夾谷之相。不終毗瑕。既城哀不從。定悟墮成之難。故有山施而適郢之得。罔效大都魯本弱國。二百四十二年間。前則見弱于伯國。後則見

弱于三家。而天王屢有錫命之榮。小邦數有來朝之美。則元公之澤。猶長秉禮之風。未墜。夫子定筆削。寓褒貶。獨于魯史。三致意。有以夫。有以夫。

周十四王說

周十四王。都無甚昏虐。第忠厚之遺。過失之弱耳。然平王。崩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訓。桓王。助沃逐翼。全情裂冠之戒。乾綱不正。宜繻葛之肆虐。而無忌也。莊錫魯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晉武為侯。而賞僭于竊國。積而至于子頹。惠猶不鑒。反命鄭逃。首止之盟。而叔帶之釁。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顧始則告難齊桓。王人會洮。而位以定。終

左傳
則策命晉文河陽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則哲庶幾近之自頃
及匡王室無事若乃定却楚莊問鼎王孫猶布周德之盛簡
命單劉會伐晉厲猶假周室之威無如靈王生而有鬻虛有
其表景王多言舉典徒託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犧釀禍悼
猛不終敬仍桎杙狄泉姑猶奔走不暇賴晉始城成周繼戍
胥靡迄于春秋猶然共主要之未有伯以前鄭最跋扈而諸
侯相制權不遽移既有伯以後齊晉僅以虛名奉之而公然
攫取大權以去天子拱手而已然襄有請隧之拒定有獻捷
之詰景有閭田之責敬有城周之命溫嚴並用辭意俱美至
今令人想見先王命誥之遺而天威咫尺猶凜下堂之拜葵

婦恤緯猶深瓶罍之恥叱嗟不作甲粟毋微名義所存冠冕
斯繫此春秋與戰國之所以分也已

外人頗疑家君偏於論文不及論事今從左貫中摘錄數
則于首畧見大意而全部了然其視世之論事者何如也
男張孫謹識

